

語片挪用傳統戲文及表演方法，使電影得到初步的發展。臺灣文學改編歷程，在 1960 至 1980 年代電影藉著文學名著掀起改編熱潮，除了傳統武俠小說改編之外，瓊瑤等言情小說家所改編的文藝愛情片，風靡一時，可謂文學改編的第一次浪潮。在文學與電影合作達成雙向互益的前提下，1980 年代掀起另一波鄉土作家及現代文學名家的改編熱潮，黃春明的改編電影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、《看海的日子》取得票房的成功，鄉土電影也成為回應 1970 年代鄉土文化運動的具體實踐，文學名家如白先勇、李昂等皆成為導演及片商感興趣的對象。

2000 年至 2009 年臺灣小說改編電影仍依循此模式，多以文學界知名作家為主，如小說家七等生《沙河悲歌》孤寂的小喇叭手在電影裡吹奏著寂寥人生，李昂〈西蓮〉改編為林正盛導演《月光下我記得》，女主角楊貴媚詮釋中年女性的情慾流動，李喬的劇本《情歸大地》由洪智育導演，客委會補助，改編為客家電影《一八九五》等。上述的改編現象，其作家多為在臺灣文學界已獲經典地位的名家，以其文壇聲譽增添電影的文藝氣息。

「文學劇」類型在臺灣掀起狂潮應可歸功於公視製作文學大戲，試圖以文學改編重塑電視劇的通俗類型。公視最早所推出的是文學劇場——《鹽田兒女》。近日改編《傀儡花》的大型史詩鉅作《斯卡羅》，以影像重述羅妹號事件，引發歷史改編，族群傳播等各項議題，開展各族群不同史觀之間的對話。然而改編過程，強化敘事情節與敘事動機，因應大眾媒體的特質，可能削減原作的豐富性，但增強影像的藝術性或敘事多線的散點敘事，往往又僅侷限同溫層的討論，無法雅俗共賞。

近年來客家電視臺亦改編多部文學作品為電視劇，如《肉身蛾》、《魯冰花》、《菸田少年》等等，已成為繼公視之後最積極從文學小說汲取素材，並強調以文學提昇戲劇品質的電視臺。同時藉由客籍文學大師作品，以及客家語文引領出獨有的族群風味及地域色彩。最近兩部作品亦著眼於母語的聽與說，嘗試以客語改編臺灣日治時期重要作者，如以呂赫若的作者生平和創作作品所改編的電視劇《臺北歌手——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傳奇人生》，以及以賴和的作品為基礎，主要改編〈豐作〉、〈浪漫外紀〉、〈一桿秤仔〉、〈前進〉、〈蛇先生〉，發展出 12 集文學電視劇《日據時期的十種生存法則》。

透過近期的影視改編，可以發覺不只囿於單一經典作品，而是更有意識的將語言、文化、反殖民的議題融入作者各個時期的作品，輔以作家生平情感故事、大時代的歷史事件互相交織交融，產生更為複雜而細緻的互文性影視改編的文化產品。



《斯卡羅》劇照。

黃儀冠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，出生於臺北，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。近年專注在女性議題、文藝美學、近現代文學文化及電影文學的探索。

舞臺上的 文字心魂

文學改編劇場在臺灣

| 文學改編·跨域呈現

| Literature Adaption
in Multiple Mediums

文：鄭芳婷

Literature and Theater Play in Taiwan



窮劇場《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》演出劇照（黃志喜／攝影）。

文學改編劇場發展迄今，不再以文學為尊，也不以劇場為終，而是不斷在兩種創作類型之間來回沾黏、拼貼、反芻與質變。

文學改編劇場作為一種跨領域戲劇類型，近 10 年在臺灣表演藝術界快速累積作品，逐漸發展成型。在此風潮之下，文學、戲劇、電影、電視，甚至是性別與文化研究方向的工作者、觀眾與讀者，一方面參與了文學改編劇場的建構，另一方面，則讓此一戲劇類型成為跨領域創作的動力奇點，反身影響文學與劇場既有的運作框架。如此，文學改編劇場不再是文學與劇場的純粹混合體，而是在這兩種創作類型之外，以獨立成長之姿，甚至足以衝擊產業體制的新類型。

小眾實驗走向輝煌主流

早在更早以前，文學改編劇場已經出現在姚一葦創辦的實驗劇展（1980-1984）。1980 年由黃建業改編自康芸薇短篇小說《凡人》的同名劇作，上演於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作品展及第一屆實驗劇展，而後實驗劇展一連三屆推出改編自王禎和《嫁妝一牛車》（1981）、白先勇《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》等同名作品。

雖然新象藝術中心與河左岸劇團亦分別於 1982 年和 1987 年推出《遊園驚夢》與《兀自照耀著的太陽》，總體而言，80 年代還未有太多作品，且上述改編仍然立基於原先文學作品的基本調性。90 年代以後，屏風表演歷經草創，開始活躍舞臺，改編自林懷民《蟬》、陳玉慧《徵婚啟事》及張大春《我妹妹》的同名作品，掀起一陣叫好叫座。1996 年，臺南人劇團的前身華燈劇團也推出改編劉克襄《風鳥皮諾查》的《風鳥之旅》，可能是首齣更動原先文學作品名稱的製作。此時期的文學改編劇場，開始出現與文學作品不太一樣的聲音，也擴大關注議題的視野。

千禧年後，島上的表演藝術產業匯聚了先前社會運動的剽悍與勇氣，又吸納來自歐美輸入的文學理論與美學資源。在此背景之下，皇冠劇場劇團於 2000 年主辦「臺灣文學劇場」，召集包括平珩、陳梅毛、傅裕惠、鴻鴻與魏瑛娟等戲劇工作者，在當年即推出 5 齣劇作，包括「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」《蒙馬特遺書——女朋友作品 2 號》。

但也是從此開始，文學改編劇場進入更為輝煌的階段，2003 年「創作社」首度推出改編自幾米經典作品《地下鐵》的同名劇作，結合戲劇、音樂、舞蹈與藝術裝置，將繪本的視覺效果搬上舞臺，吸引跨世代的觀眾前來觀賞。再拒劇團也於 2005 年推出改編自陳克華詩作《美麗深邃的亞細亞》的《咒》，為文學改編劇場注入另一股較前衛與實驗性的抽象改編風格。

在地意識開創多元格局

於此同時，對於島上在地歷史文化的關注也逐漸升高，臺南人劇團《閩雞》、南風劇團《簡先生》、差事劇團《另一件差事》與陳玉慧與明華園合作之《海神家族》等作品，讓張文環、葉石濤、陳映真、鍾理和這些臺灣重要作家的名字以戲劇展演的方式讓更多民眾知曉，持續開創文學改編劇場的多元格局。從 2010 年開始，綠光劇團推行《臺灣文學劇場》系列，以改編自鄭清文作品的《清明時節》為首部作品，而後接續推出包括改編自吳念真電影劇本之《押解—菜鳥警察老扒手》等作品，持續嘗試劇場與文學的交融，也激發文學改編劇場的相關深度討論。

此後，文學改編劇場進入飆速發展，無論在議題開展、美學實驗、跨域交流、語言反思等面向上皆出現精彩萬分的火花，聚焦之文學作品也不侷限於經典之作，更海納大眾文學及年輕作家的新作，使得文學與劇場兩方皆有了更多元的互動方式。2012 年，人力飛行劇團改編自陳俊志《臺北爸爸·紐約媽媽》的同名作品，讓同志議題與離散研究踏上兩廳院的舞臺，票房更在萬芳等知名歌手的加持下銷售一空，蔚為轟動。音樂時代劇場改編自蔣勳《少年臺灣》的同名作品，由冉天豪譜寫曲目，以臺灣文化歷史為題，開創在地原創音樂劇的新頁。黃鼎云改編自舞鶴《亂迷》的同名作品也在 2016 年於松山文創園區 LAB 創意實驗室上演，劇中已幾乎拋棄原先文學作品的文字性，反而以接近殘酷劇場（Theater of Cruelty）的風格化裸身演出，激發各方對於文學改編劇場策略的討論。相似地，窮劇場於 2015 年推出之《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（readymade）》，雖改編自馬華詩人木焱詩作，劇中卻少有臺詞，反而充滿零碎字詞與大量沈默，搭配演員抽象詩意的肢體表演，揭露在臺馬華認同的離散情境。

文學改編劇場發展迄今，不再以文學為尊，也不以劇場為終，而是不斷在兩種創作類型之間來回沾黏、拼貼、反芻與質變，透過此種跨領域改編類型的成長，促進對於既有藝術與文化複數框架的再思考。也正是在這些大膽生猛的改編實驗中，得見臺灣在長期艱困的國際情勢中仍然怦然躍動的心魂。

鄭芳婷

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，論著發表於 *Asian Theatre Journal*、*Third Text*、《戲劇研究》、《中外文學》等期刊及各藝術評論雜誌。
